

倔強的女人

蹇先艾著



3024



艾 先 寒

倔强的女人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倔强的女人

塞先艾著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1275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4 5/8 字数 94,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定价(6) 0.38 元

序 言

这是我繼“山城集”(作家出版社出版)之后整理出來的一本小集子，选錄了1926至1943年間我的十个短篇。我的短篇小說，自己認為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些歷史現實而且可以暫時保存下來的，大概就是这二十五篇了(包括“山城集”中的十五篇)。这次所选的十篇，取材似乎稍稍廣闊了一些；缺点自然还是很多。

“水葬”是我早年的習作之一，內容顯得很單薄。自己那時思想認識的水平很低，把主人公駱毛寫得未免太馴服了，形象也是不怎样完整的。为了保持原來的面貌，我並沒有循着过去適應現在的路綫來大事修訂，僅僅改动了一个地方，修飾了一些字句。魯迅先生在“新文学大系小說二集”中曾經选过这篇作品，說它寫出了一点“母性之爱的偉大。”这是因为魯迅先生平常深深体会到母爱是一种不可抵制¹的力量，恰好看見一个青年描寫了这方面，他又是热爱文藝幼芽的，当然要贊美兩句。由于他的热情的鼓励，就使我更加大胆地、坚决地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我想，为了紀念我們的光輝的文学大师，同时作为我从事寫作的起点，把它保留下來，也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國难期間”和“逃难”是兩篇諷刺小說。1931年以后，因

为蒋介石政府投降了帝国主义，不敢抵抗日本的侵略，遂使日本侵占了东北全境，平津岌岌可危。北平以及全国的工人、农民和学生都掀起了抗日的爱国运动。但是当时北平也有少数学生望风而逃，或者借此大过其花天酒地的腐烂生活；我家邻近的两个公寓，成天就进出着这种类型的大学生。目击之下，使我非常痛心，因而写成了“国难期间”，意在予以口诛笔伐。“逃难”讽刺了一个官僚家庭在紧张时期的混乱。

“福兴酒店”是一个在贵州封建军阀反动统治下妇女和青年惨遭蹂躏的故事。解放之前，在边远的省分，这样的事件是层出不穷的，我不仅听说过，而且亲眼看见过。希望读者们通过这篇东西能够认识一下旧社会的罪恶。

“倔强的女人”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我企图表现一个劳动妇女的坚强的性格。在她的丈夫被迫去到地主家里当了僕人之后，为了要养活她的一群儿女，她就更加强了劳动，并不懼怕飢寒的威脅；虽然后来被遗弃了，她还是照样挣扎奋斗下去。我的这本小集子，大多是讽刺和暴露之作，只有这篇竭力歌颂了一个勇敢、倔强的農妇，比较有些积极的意义。

“鹽灾”反映了贵州农村里鹽商与国民党軍官互相勾結壟斷了食鹽的銷售，造成廣大人民絕鹽的恐怖，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禍。一个小学教师想給農民們解决这个嚴重的問題，却触怒了他的奸商叔父，結果被捕了。这种人为的灾难在旧贵州是經常發生的。黔东南有一个苗族同胞就向我說过这样的话：“解放前，我們吃鹽就像吃金子一样，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買几兩來吃，平时只有用灰水調味；現在呢，再也不用灰水調味了，家家都有足够的鹽巴吃了。”贵州農民的食鹽問題，是

直到解放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得到完全解決的。

“謎”寫了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一個凶惡的、笑里藏刀的區長如何陷害了一個善良的保警兵。我們看一看：那是一個何等暗無天日的世界！

“愛”諷刺了抗日戰爭時期，商人們發了國難財以後怎樣大肆揮霍，溺愛自己的子女，使他們養成了享樂腐化的習慣。這個短篇初名“父母”，原來預定在王魯彥同志主編的“文藝雜誌”上發表的；在桂林送審時，國民黨的審查官卻把它扣留了。幸好我還留得有一份底稿，隔了一年，內容並未更改，不過換了一個標題，還是在熊佛西同志編的“當代文藝”上與讀者見面了，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審查官老爺們是多麼愚蠢可笑。

這十篇小說的寫作，已經是若干年前的事情；為了便於讀者對它們的認識和了解，特在這裡把當時寫作的經過和時代背景作了一點說明，就算是這本小書的序言吧。

1956年11月，蹇先艾於貴陽。

目 次

序言.....	1
水葬.....	1
三迁.....	7
國難期間.....	18
福興酒店.....	31
倔強的女人.....	52
逃難.....	63
鹽災.....	77
謎.....	100
兩個老朋友.....	117
愛.....	132

水 葬

“老子算是背了万年时，偷周德高家沒有偷到，偏偏遭你們逮住了，真气死人！”

这是一种嘶哑粗鲁的嗓音，在沉闷的空气中震荡，是从骆驼的喉头里迸出来的。他的摇动的身体支撑着一张像成天在煤窑爬进爬出的苦工一样的脸孔，瘦筋筋地没有肉，几根骨架子包着一层皮。头发虽然零乱，却缠着青布的套头；套头之下，那一对黄色的眼睛睁得很大，放着愤怒的光。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左颊上一块紫青的印迹，上面还长了一大撮黑毛。他敞开贴身的、染透了油渍的汗衣，挺露着胸膛。他脸上的颜色时时变动，鼻子里偶然还要哼两声。看他的年纪不过三十岁的光景。他的两手被背剪着，脚下穿了一双破草鞋，沾满了黄泥巴。旁边有几个斜眉吊眼的汉子气势汹汹地、紧紧地、寸步不离地将他把持住，沿着又密又深的松林往前走。他们都怕稍一不留心，就让他逃跑了。这一行人都是奔小沙河的。

他们押着骆驼去水葬，因为他在梧桐村不守本分，做了贼。绅粮周德高退了他的佃，是完全应该的，放佃、退佃，人家有自由，他却不应该报复——去偷周家的东西。哪个敢去惹那位又凶又恶的大绅粮呢！他是曹营长的舅爷，连区长、保长，一向做事都要看他的脸色的。

行列并不像上面所說的那么簡單：駱毛的后面还絡繹地拖着一大群男女，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紅紅綠綠的服裝，高高低低的身材，老老少少的年紀。……有好些都是村中的閑人和富戶，他們都是为看熱鬧而來，这些人从來就是“十处打鑼九处在”的。穿着比較整齐的孩子們，薄片的嘴唇笑得合不攏來，兩只手比着种种滑稽的姿勢，他們好像覺得比四川來的“西洋景”还有趣的样子，拖住鞋子梯梯塔塔地跑，鞋帶有时被人踩住了，走不上前去的时候，他們就尖起嗓子破口大罵，汗粒在他們头上像雨珠一般地滴下來。

農家的婦人們，姑娘攙着母親、奶奶牽着小孙女、媳妇背着娃娃……站在路旁，有的抬起頭，嘆息着；有的皺起眉毛；有的露着苦臉，口都不敢開，頂多伸一伸舌頭。老太婆們却呢呢喃喃地念起佛來了。中間有几位年老的庄稼漢大踏步地緊跟着行列走，有时还超越到大隊的前面去；他們結果还是收縮住步子，徐徐地退回來，顯然他們的心情是不怎样愉快的。跟跼不安的群众，完全不管汗的味道，总是在肉陣中前前后后地挤進挤出，你撞着我的肩膀，我踩着你的腳跟，連一分鐘也沒有寧靜过，一会儿又密密地挨攏來，一会儿又疏疏地像滿天的星点似地散开了。大家正挤得开不了交的时候，忽然一片嘈雜的声浪从人群中涌出來：“呀！哪个算得到駱毛会这样的死法！”“法”字的余音还在裊裊不断，后面較远的那些閑人跟着拚命地往前一挤，前排矮小力弱的妇女和小孩立刻被挤到路溝里去。这时，駱毛的声音，驀地高朗了許多，像銅鑼般响着：

“嘿！看你們祖宗的熱鬧！周德高狗仗人勢，叫老子吃水！他二天也有遭殃的一天！他一样不会得好死的！”

駱毛接連罵了几句紳糧們所謂的“僞話”。姑娘奶奶們多半紅了臉，把耳朵掩起來；老太婆們却裝做耳聾，假裝問旁边的人他嘖咕些什么。村中那位假道學的教書先生离駱毛很近，听得十分清楚，他却撇着嘴喊道：“喪德呀，喪德！”駱毛自己的兩耳只是轟轟地在响。他跨着很大的步子，东倒西歪地，搖搖擺擺地往前走，他仿佛在捉弄那几个漢子。看看已經快离开了这个村落，后面的人群緊緊地跟上來，七嘴八舌並沒有停止。駱毛的耳鳴大概輕了一点，好像听見一長串刺耳的笑声，他一肚子不高兴，用力地將头扭回來，伸長着脖子，向那些幸灾乐禍的人們喊道：“跟着你們的祖宗走哪兒去？你們难道也要去陪着老子死嗎？……我曉得你們是來看熱鬧的，你們給周德高帶个信去，就說我在鬼門关前等候他。”

当他的头剛剛轉過來，才开始第一瞥的时候，就被那押解他的家丁強制地扭轉去。駱毛气憤憤地站住不走了，靠在路旁一棵大柏樹干上。

臉色褐黑的那个家丁給他背上一拳道：“走呀，孙子！”

駱毛不服地反踢了他們一脚；但是背上已經接着重重地挨了几拳，連躲閃都躲閃不开。

“不行！你們不能老打他呀！”人叢中有人發出不平的声音。

离开村庄已有半里的光景。这是一个陰天，天上飛馳着銀灰色的云团。蕭蕭的風吹动着樹叶，發出綽綽的声音。远处近处都是古柏蒼松。大家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走着，有时也經過田坎或者一些小小的山丘。駱毛不走了，在一座坟台边休息下來。群众都挤攏來，圍成了一个圈子。松枝掩盖在他的头上，死寂寂的天空也透过了綠叶，投下了几絲陽光。駱

毛依傍着那一塊字迹模糊的殘碑坐着。

“老子今年三十一！”他向四面看看，似乎在尋找熟人。提高嗓音說，“再过几十年我不又是一条好漢嗎？”

有个叫王七騁子的農民（他的左腿是給黃營長抬滑竿的時候被打斷的），拐着腳走到坟前來，用手搓着眼睛，把眼圈都搓得快紅了，向駱毛低聲說：“駱大哥！你放心去吧！逢年過節我會來給你燒紙錢的。你身後有什麼辦不了的事情，我來幫你辦。哪個叫你沒有錢，又沒有勢呢？”

高个子家丁跑過來，把王七撞了几尺远，吼叫着說：“滾你的三十三，哪個希罕你來討好賣乖？你還沒有領教過黃營長的厉害嗎！”

“七老弟，各人好好生地下力去吧！”駱毛冷笑了一聲說。“好漢作事好漢當，我不會拖累旁人的，——我的媽來了沒有？”

駱毛心里忽然難過起來，站起身來往前走，眼光却東張西望地在人叢中找尋。人群又被他拖着，像帶子似地迴環在山道上了。

一路上他都在咆哮着，像一只被捆得太緊了的老虎一樣。那些尾隨的人們也跟着隨時呼喊起來。几个押解駱毛的漢子一方面威脅着他，一方面夾着他往前走。有時駱毛的步子跨得慢了，他們也并不十分催逼他。

走了一段山路以後，剛才王七那幾句話，叫他不由得不想起他的母親，他覺得心頭有點發軟，不怕死的心情，登時就冷了一半；精神上的痛苦，使他咬着牙擺起頭來了，他心里這時已經完全被躊躇和憂慮占据着：“我死了以後，我的媽怎麼辦呢？……她老人家這陣在什麼地方呢？”

在小沙河上，那几个虎狼似的家丁把他用石头捆好，从桥头推下去的时候，他狠心地把眼睛一闭，就沉落下去了。

天空依旧恢复了沉闷的铅色，梧桐村显得格外的冷落。金黄色的稻田被风吹着，掀起了很自然的波浪。一阵鸟噪从掩映着关帝庙那一派清幽的竹林中传来。层层叠叠的山岭逶迤着，遥遥与天海相接。村后远远的一间茅草房，孤独地立在半山坡上。竹笆门拉开后，一个老妇人拄着拐杖走出来。她微微地喘着气，一手牢牢地把住门边，摩挲着老眼，不转睛地向着远处凝望，好似在期待着什么。看她站立在那里的样子，显然身体非常衰弱，脸上堆满了皱纹，露出很高的颧骨；瘦削的耳朵上还垂着一对小小的耳环。她的背有点驼，斑白的头髮，荒草般纷披在前额。她穿着一件补钉很多的衫衣，从袖子里伸出来的那只手，颜色青灰，骨头血管都露在外面。

她稳定地倚着门枋，连动也不动一下，嘴唇却不住地颤动。后来她把拐杖靠在一边，率性在门坎上坐下来。她深深地蹙着眉头道：“毛儿为什么出去一天一夜都不回来呢？”说着，又抬起头来望了一望。

坡脚下朱三的媳妇，掠着髮带笑地上坡来了。她是村中一个壮健的中年女人，胖胖的脸儿，粗黑的眉毛，高高地挽起一双袖子，大概是刚从地里回来的。她正要同那个老太婆说话的时候，只见她的十二岁的孩子阿哥沿着田边，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口里喊道：“妈，真嚇死人哟！我往后再不敢到小沙河去耍了。”

“什么事，这样大驚小怪的？”朱三媳妇向她的儿子说。

“他們剛才把一個人推下河去了。”

“因為什么事？”

“他偷周德高家的東西，被逮到了。”

“是哪一個？是我們村子里的人嗎？”

阿哥把嘴向那個老婦人一嚬：“是她的……”

朱三的媳婦急忙把她兒子的嘴用手堵住，不讓他說出來。

其實那個老太婆本來就有点聾，這時又因為等兒子着了急，越發聽不清他們講的是什麼了，只見他們的嘴在動。她問道：“你們講些什麼？母子倆這樣親熱！阿哥，你看見了駱大哥沒有？”

阿哥不敢回答，只仰着面望他的娘。朱三的媳婦替他高聲答道：“他沒有看見。”

那個老婦人把耳朵扭向朱三的媳婦道：“你是不是說沒有看見？”

朱三的媳婦點了點頭。那個老婦人嘆了口氣。嘴里咕噥道：“毛兒他從來沒有到這個時候不回家的，到哪里去了啊？”跟着又抬起頭來向遠處望一望。望了半天，她又嘆了一口氣，把頭向后倚在門枋上。朱三的媳婦始終不敢把真情告訴她，拉着她的兒子慢慢地躲開了。

直到坡腳朱家吃過了晚飯，窗外吹來了涼風，天氣漸漸涼起來，外面冷清清地只有點點的星光在黝黑的天空中閃爍的時候，朱三的媳婦才又偷偷地跑到那個老太婆家門口，只見她还坐在門坎上，口里吐着微弱得聽不清的聲音，仿佛是說：“毛兒，怎麼你還不回來？”

一九二六年二月

三 迁

这几天來，鶴群夫妇都在皺起眉头，憂慮着搬家的事情。

“我們又要墮入債網了哩！”鶴群嘆息着說。

“有什么法子想呢？”太太苦笑起來，撥弄着她的小嘴唇，
“除了搬。”

“搬三四次家，等于失一次火”他們是很明了这句俗話的真理的，而且以往的經驗也不止一次証明过；但是沒有方法不搬。

鶴群先生的乔迁，是时常被人們議論着的，“涵养真好”几乎成为一种共同的評語了，这大概是在贊美他有搬家的天才——不憚煩地从这条胡同迁到那条胡同。鶴群对于这类的含有嘲笑和譏諷的話，总是还他們几声冷笑。太太的脾气却有点暴躁，听見同事們奚落她的丈夫，心中忿忿不平，胸脯起伏着，故意这样說：

“咱們高兴搬，咱們有的是閑錢和閑工夫，你們管不着。”

事实上鶴群先生对于他的住处，一直就沒有滿意过；他們过去在这方面所受的痛苦，非身臨其境的人是無法体会得出來的。

鶴群先生是一个不滿三十歲的青年，太太却比他小兩歲，还有一个三歲的男孩鈴兒。这三位組成了他們的家庭。鶴群

早半天在一个私立大学里教几小时的課，下午便到一个文化机关里办半天公，晚上有时就蛰伏在家里寫文章，向雜誌報紙投稿。在一种侷促緊逼的情形中生活下去，已不是一年的事了。北平的私立大学照例是欠薪的，为了要还結婚时所負的債，他不得不采取上面那些增加收入的办法。繁重的工作的压迫，常常把鶴群先生磨折得十分憔悴。蓬松的、黑白相間的头髮，盖着一副瘦削的、蒼白的、戴着很深的近視鏡的臉，好像一个害着貧血症的人。他的个子瘦長，同他的头部很不相称。一个上海教会大学的畢業生，在社会上是一点地位都沒有的，像这样的人才，多得像北平街上的塵土；既不能拿什么資格去換飯吃，只好埋头做苦工，用点自己的勞績來博取人們些微的信任。文章虽然随时都在寫着，但是要等到把稿費拿來買米下鍋时，人早已餓僵了。而且他下筆很迟緩，总覺得自己的文才不是天生的，出于十分勉强，难產的时候居多。加之不一定每月都有題材，都有寫文章的兴会，所以他只有把这一途当作副業了。有时甚至于几个月，或者半年以上地荒疏下去。由于环境的狹窄和生活的呆板，他覺得他是沒有方法成为一个作家的。

教書和到文化机关去办一些文牘之类的事情，几乎成为鶴群先生每天刻板的工作。也可以說這兩項才是他的正式職業。他总是向着他的太太發牢騷說：“我的心情原來比什么人都活潑，同孩子們一样地天真；現在为了吃飯，要在这种臭紳士的社会里戴起假面具裝正經。一下子不注意，人家就說你‘文人無行’，就会看不起你。沒有法，只好規規矩矩，按步就班地过日子。秦亮就是一个很顯明的例子，他在上海出版过

几本小说，这次跑到北平来，想找一点工作，却料不到四处碰钉子。他觉得他是一个小说家，他却不晓得北平最崇拜的是绅士、留学生，做小说的是根本没有人看得起的。秦亮又是一个恋爱小说的作者，连教书这样的工作都不容易找到，人家全怕他的浪漫的言论和行为，要影响到善良的学风。唉！这是什么年头儿！”原来中国社会内幕，同鹤群先生在学生时代所理想的完全是两回事，直到踏进去了以后，他才开始鑿破了自己的美丽的憧憬。

鹤群先生对于这种社会，从离开学校以后，不到一二年便感到异样地疲乏了。但是家庭间的空气是温暖的，他也就安然处下去，虽然不免带点郁悒的心情。

鹤群同他的夫人薇青的认识，是由于他们在北平一个中学曾经一度同学，后来又时常在一个文学团体里见面，很谈得来，这样便发生了爱情。薇青是一个秉性十分高傲的女子，从旧家庭中奋斗出来的，他们在故乡举行了婚礼。互相鞭策着在文学方面创造一点事业，这就是他们合作的原因。男的因为喜欢北平，童年的深刻的印象，占据了他全部的心灵，便脱离了大家庭的生活，搬到这里来住。故都的生活，无论就哪方面说，比上海容易得多了。一个小小的家庭，如果并不十分浪费，有百元以上的固定收入，便能很安适地过活下来。鹤群满意极了。女的却依依地时刻怀念着故乡，想回去，她不很服北方的水土。天气的干燥和尘土的飞扬，使她烦腻极了。到北方来了以后，她连门都懒得出去。从南而北，不知不觉，就是四年，她却一年比一年瘦了，从历年所照的像片上便比较得出来。男的对于一切烦扰，都好像一无感觉，坚持着要在这里长

住下去。故都对于鹤群先生，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他完全克服了，軟化了，他把時間永远那样單調地，机械地消磨掉，好像并不覺得有什么惋惜。

他們在故都住家，总是沒有得到过安寧，时常被別人赶着搬家，尤其是当你一切稍为布置得有了头緒的时候，一筆很大的数目已經化出去了的时候。無怪乎薇青时刻都在吵着“我們真不如自己買一所房子呀！”

“買房子的錢在什么地方呢？”丈夫緊促地問。

这样一句話便把女的鎖在靜默的空气里了。

这几年他們的确都是在受着房东的压迫的，倒不像丁西林的剧本“压迫”中的主人公那样苦于租不到房子，而是被房东赶得东奔西跑。他們覺得自己不但沒有一点对不住房东的地方，而且对于他們極其客气，按时付租，提前付租，甚至于連通融款項，都沒有一次不是一經提出便同意了；但是压迫还是照样。

鶴群先生初到北平的那一年，还没有能力租賃整所的房子，他从一个不十分清楚在什么局挂名的科長的手里租到三間南屋。头一个房东是誰，他沒有知道的權利。一到每月付租的时候，科長那边便有一位男僕或者女僕拿着折子过来，鶴群先生照例寫上十元这个数目，把鈔票交到來人手里，手續就完了。

科長房东住北屋，夫妇都是四十多歲，口音有点像河南，据說遼寧、湖北、山西，他們都去过，走的地方很多。科長一張鍋底似的臉，配着粗黑的仁丹鬚。嘴里很高兴說“混蛋”和“他媽的”这一类的字眼。太太是一个紅鼻子，嘴总是張开的，看